



少年哥德之創造

西 滢 譯

法國莫洛懷 Andre Maurois 著

少年哥德之創造

西澄譯

譯者序

哥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曾經郭沫若先生譯成中文，幾乎是少年人誰都讀過的書了。而且幾乎誰都聽說過，哥德寫那本書，是在他自己嘗到了戀愛的創痛之後，所以少年維特之本事可以算是哥德自己的經驗。

那麼，讀者也許要問了，少年維特就是少年哥德麼？要是哥德就是維特，怎樣哥德又沒有自殺？讀者又不免要問，少年維特的思想行動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創造者

少年哥德的思想行動到底是怎樣的呢？他自己究竟有了什麼經驗？他為什麼寫少年維特的煩惱？寫的時候他又怎樣的？在這篇文字裏種種問題都有了答案。

可是這篇是小說，並不是傳記。這並不是說這裏的事實都是虛構的。不，不是的。這裏的事實，就是最細微的一點，都有確切的根據，不過這些事實却穿上了小說的衣裳。

戈爾斯密說過，寫小說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是讓約翰生來寫，他小說裏的小魚也許免不了用鯨魚的口氣來說話。這話正是不錯，只是，能教小魚說大魚話的究竟是

極少的少數，大多數的作者恐怕只會教鯨魚吐出蝌蚪大的聲音來！

寫小說已經是難事，何況把一個稀有的天才做你小說的主人翁？怪不得這樣的小說幾乎全都失敗了。本篇的作者，莫洛懷先生的本領，就在能描寫一個天才時把天才的本色露出來。他前年在一本小說 *Ariel ou la vie de Shelley* 裏寫了英國大詩人雪萊的生平，一出版就成了英法兩國著名的傑作。本篇是他一九二六年出版之新著 *Meipe ou la Delivrance* 中三篇的第一篇，本名 *Le premier cercle de Meipe, ou le createur*。少年哥德的創造是我擅自改題的。

我用的原文是第四十三版的法文原本，另參閱 Élie Sutton 的英譯本（英譯名 Mape 由 The Bodley Head 出版）可是法文原本和英譯本有時很不同，法文小本裏有些句子，英譯本裏找不到，那本不算奇怪，可是很奇怪的，英譯本裏也有些語句——甚至很長的篇段——法文本裏卻沒有。在那些地方，我的譯文大都依照法文本，雖然英譯本也給我很大的幫助。

這篇譯文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陸續在現代評論上登載過。我本想在成書時細細的修改一道，並且寫一篇比較詳細的序文，介紹哥德的生平。誰知人事匆匆，自

春至秋，總是找不到時候來動手。現在又要遠行了，一擱又不知要擱到幾時，因此聽了朋友們的勸告，僅僅改了幾個誤字，就拿去付印了。

十六年十月，去國之前一夕。

一 司脫拉司堡

佛朗克府來的長途馬車停在蓋司脫客店的前面：一個德國學生叫把他的行李取下來了，可是很使客店主人驚異的，他不等吃飯，便發瘋似的飛步向大禮拜寺跑去了。寺裏守塔的人，看他爬上塔頂去，有些懷着鬼胎的互相看了一眼。

城中三角形的尖屋頂像波浪似的湧着，遠遠的配起洛恆堡的純粹峻嚴的線條。閃爍在中午日光底下的是點

綴着村落，森林和葡萄園的阿爾撒司平原。正在這時候，每一個村子裏的婦人和女子都在夢想着。他看了這幅初張開的畫布，他的欲望開始畫進去種種可能的幸福了，他覺著一種說不出的甜美，那是等候那還沒有來到的戀愛時的愉快。

他以後常常到這裏來。塔頂的平臺突出在附近建築的上面，所以他可想像自己就在曠野的中間。

最初他覺得頭眩。他童年時長久的疾病使他神經過敏，怕空曠，怕喧囂，怕黑暗。他要想治好他自己的弱點。

漸漸的那廣闊的平原，最初是他的心還沒有刻過字的一塊石版，鑄上了名字和回憶。現在他一眼就找得到那裏是薩文，那是他曾經領章爾（二）去過的地方；那裏是德羅森漢，從那裏有一條小路，穿過美麗的田野，直達到賽森漢。那個村子裏有一座鄉村風味的牧師宅，宅外繞着一個花園，牆上長滿了茉莉花，裏面住着可愛的佛麗特立克白里紅。（二）

遠遠的，在山頂的背後，在古堡塔尖的背後，黑雲密密的在集合來。這學生的思想轉到三百尺下在狹窄的街道上紛紛攘攘的細小的人形上去了。他怎樣的願意闖進

那些生命裏面去，他們好像誰都不認識誰，可是自有種種神祕的羈絆把他們聯絡着：他怎樣的願意揭開人家的屋頂，隱在一旁參觀種種秘密驚奇的動作，只有那樣才能讓人懂得他們的同類。前一晚，他在麥里紅奈脫戲院看見浮士德博士的傳說（三）的表演。他仰頭看着流雲度過塔頂，她覺着好像它們忽然的疾飛，把他也驚走了。「我呢？要是魔鬼送把我權力，珍寶，女人，同我交換一張浮士德之合同……我簽字不簽呢？」他很忠實的問了一個自己的良心，想道：「爲了佔有全世界呢，我不簽字——但是爲了知識我可以簽……唉唉，你的好奇心太重了，朋

友。」

雨點紛紛的下落了，他走下那螺旋形的狹窄扶梯來：『寫一本浮士德吧？已經有好些本了……可是司比斯（四），虔敬的維特曼（五），都是些庸才。他們的浮士德是一個惡俗的光棍，他自己的卑劣就可以罰他永劫不復了……魔鬼真不上算：那樣的浮士德是萬不會逃出他的手掌的……我的呢？我的要是一個比較偉大的人物——有些像希臘神話裏的普魯枚塞司 *Prometheus*（六）……不錯，到底他給神們打敗了，可是至少爲了他要攫取他們的秘密。」

底下大禮拜寺裏，五色玻璃窗映進暗淡輕柔的光線來。在冥濛中幾個女人跪着在祈禱。大風琴輕輕的嗚咽着，好像有纖手在撫弄它。哥德仰頭看了一會禮拜寺的頂蓬。他平常見到了一棵美麗的樹，就常常得到一種印像，好像他自己就是樹，洞見了它的完美的組織。他的思想好像樹脂一樣的上升，分散在樹枝裏，融化在葉裏，花裏，果實裏。禮拜寺的互相輻湊的鉅大的拱形頂蓬使他感覺到同樣的複雜和雄偉。

『好像自然的創造物，這裏什麼都有它的用意，什麼都同全部非常的相稱……教人怎樣不想寫些像大禮拜寺那

樣的書……啊！要是你能把你感覺到的寫出來！要是你能把你週身奔馳的熱血移到紙上去！……』

他這樣的縮進了自己的內心去，又找到了一個世界。他剛發見了莎士比亞（七），他佩服他，像一個人打量出了他的對手的本領那樣的佩服他。幹麼不做德國的莎士比亞？他有這力量；他自己覺得。可是這力量，怎樣的束縛住它呢？用什麼形式去表現這躍躍生動的力量呢？他怎樣的希望看見他的感情，到底捉住了，像那些雄偉的半圓形頂蓬那樣的不可搖撼。也許在大禮拜寺未成以前，這建築家對了他理想中的禮拜寺，也曾經有過一個懷

疑，和絕望的時期。

題目麼？題目多的是。哥士白立欽歌爵士（八）的

故事啦……這浮士德啦……德國鄉村的敘事歌，用翻成近體的希臘詩人西和克立脫（九）的格調。也許一個默罕默德（十）……也許一個普魯枚塞司啦。什麼題目都成，只要他能用了它去對世界下一通戰書。用他放大的自身做他英雄的模型，把他自己的心靈灌注進他們的身軀，這偉大的工作他並不怕……也許寫一個西撒（十二）……他有限的生命不許他試驗這許多計畫。『一種飛鳥似的性情，專多無結果的興奮』，那是他的老師海徒（十二）說他的話。

可是要填滿這些美好的空櫃子，他得有意像和情感；他得生活，生活一千遍。他自己三番四覆的對自己說『不願現在是什麼，但願將來有種種的成就。』

現在不願是什麼……就連可愛的佛麗特立克的丈夫都不願做嗎？不，連那個都不。

他自己想像着佛麗特立克的痛苦。他的種種舉動曾經使她相信他願意娶她，白里紅牧師也會經像兒子似的看待他，他現在有丟下她的權利麼？『權利？愛情裏有權利麼？並且，在我們的交情裏，她也同我一樣得到了快樂！難道佛麗特立克一向會不知道佛蘭克福城的哥德

諸議的兒子不能娶一個漂亮的鄉下姑娘的麼？我的父親會有答應的一天嗎？她在一個絕不相同的社會裏，能有快樂嗎？」

「詭辯啊！要是你負心，至少坦坦白白的負心吧。哥德諸議的兒子並不比牧師的女兒高貴。我的母親比佛麗特立克還窮呢。至於與她的社會絕不相同的社會，她今年冬天在司脫拉司堡大客廳的塗臘的地板上跳舞的時候，還不是非常的可愛嗎？」

「你的話說的有理，可是怎麼辦呢？我不能……不，我不能……娶她是自己束縛自己了。一個人頂重要的責